

御纂朱子全书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七

性理六

仁

或問誠是渾然不動。仁是此理流出否。曰。自性言之。仁亦未是流出。但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而之心。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昔某說性理。心不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

邊如彼說。這邊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箇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恁。

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克去己私以復於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是這箇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閒隔。便自見得人與己一。物與己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却是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

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小底仁。有一箇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智底。若如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便是結裏定了。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

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

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是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

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爲春。或曰。存得此心。卽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

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孟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認。○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是箇溫和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者生之徒。堅强者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藹乎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惟仁兼統之。

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雖分四時。然生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意。○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此所以孝弟爲仁之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惻是初頭子。隱

是痛羞。是羞己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認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工夫。須是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方是做工夫處。

周明作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

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

較無覩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覩當底是恕。

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爲仁。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

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爲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

雲霧蔽之。固是不見。若謂雲霧去。則便指爲日月。

亦不可。如水亦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然沙

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便謂無沙無石爲水

也。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著。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

矣。

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却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

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譬如說屋。不論屋是木
做柱。竹做壁。却只說屋如此大。容得許多物。如萬
物爲一。只是說得仁之量。因舉禪語是說
得量邊事云云。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
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
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
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
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
於愛之說。若將免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

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

湖南學者說仁。舊來都是深空說出一片。頃見王曰。休解孟子云。麒麟者。獅子也。仁本是惻隱溫厚底物事。却被他們說得擡虛打險。睜眉努眼。却似說麒麟做獅子。有吞吐百獸之狀。蓋自知覺之說起。

之。

麒麟不食生肉。不食生草。獅子則百獸聞之而腦裂。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

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之理。智便是分別是非之理。理不可見。因其愛與宜。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理在其

中。乃所謂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處。所謂保合太和是也。仁是箇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嘗不仁。只是爲私欲所昏。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直卿曰。私欲不是別有箇私欲。只心之偏處便是。汪正甫問三仕三已不爲仁。管仲又却稱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是獨自底。管仲出來。畢竟是做得仁之功。且如一箇人坐亡立化。有一箇人仗節死義。畢竟還仗節死義底。是坐亡立化。濟得甚事。晏亞夫問殺身成仁。求生害仁。曰。求生畢竟

是心不安。理當死。卽得殺身。身雖死而理卽在。蓋夫云。要將言仁處類聚看。曰。若如此。便是趕縛得急。却不好。只依次序看。若理會得一段了。相似忘却。忽又理會一段。覺見得意思轉好。

或問仁者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分而言之。仁主乎愛。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

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諸子問仁不同。而今日愛之理云者。克己復禮。亦只要存得此愛。非以克己復禮是仁。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亦只是要見得此愛。其餘皆然。

問愛之理。心之德曰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

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也。

公之爲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惟公爲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已私。做底

便是仁。賀孫云。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是要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已私。廓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受於夫子。只是克已復禮爲仁。讀書最忌以已見去說。但欲合已見。不知非本來旨意。須是且就他頭說。說教分明。有不通處。却以已意較量。

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是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爲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舊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爲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又却從知

覺上說曰。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纔見此心耳。問南軒云。上蔡說覺。與佛家不同。如何。曰。上蔡云。自此心中流出。與佛亦不大段異。今說知痛癢。能知覺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得用。須當看如何識痛癢。血脈從何而出。知覺從何而至。某云。若不究見原本。却是不見理。只說得氣。曰。然。伊川言穀種之性一段最好。

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虛處。問莫是人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

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針劄著便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嘗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要理會。在不在。論著理來。他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霸。便是這一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靠不得。不可

道是天理。只在那裏。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牕櫺。問范曰。此牕還歸仁否。范默然。某見之。當答曰。此牕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牕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沒巴鼻打壞了。問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

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麼。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

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易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

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

問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

問周子牕前草不除去。卽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

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觀。雞。雛。可。以。觀。仁。此。則。須。有。意。謂。是。生。意。初。發。見。處。曰。只。是。爲。他。皮。殼。尚。薄。可。觀。大。雞。非。不。可。以。觀。仁。但。爲。他。皮。殼。粗。了。必。大。曰。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飢。殍。食。便。不。美。者。正。淳。嘗。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問。曾。致。思。否。對。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

公無私。故能無閒斷。而與之同休戚也。曰。固是如
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此說時。真是主張題目。實
不曾識得。今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
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管攝之無閒斷也。
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仁便是那骨子。到得成就
得數件事了。一件事上。自是一箇仁。便是那業處。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思慮方萌。錯了。便是
思慮方萌。持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錯了。便是
賊其仁。當施爲時。錯了。便是賊其禮。當收斂時。錯

了。便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是賊其智。凡物皆有箇如此道理。

春爲一歲之首。由是而爲夏。爲秋。爲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三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了。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

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

問遺書謂切脈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脈底是仁。那脈是仁。曰。切脈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脈時。又用著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蜚卿曰。仲思所說如何。曰。以伯羽觀之。恐是觀雞雛之意。曰。如何。曰。雞雛便是仁也。曰。切脈體仁。又如何。曰。脈是那血氣周流。切脈。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脈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

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

問公只是仁底道理。仁却是箇流動發生底道理。故公而以人體之。方謂之仁。否。曰。此便是難說。公而以人體之。此一句本微有病。然若真箇曉得。方知這一句說得好。所以程先生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入字上。你元自有這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爲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

譬如溝中水。被沙土罨鞞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擔去沙土罨鞞。水便流矣。又非是去外面別擔水來放溝中。是溝中元有此水。只是被物事壅遏了。去其壅塞。水便流行。如克己復禮爲仁。所謂克己復禮者。去其私而已矣。能去其私。則天理便自流。行不是克己了。又別討箇天理來放在裏面也。故曰公近仁。又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湊。

合不著。都無滋味。若道理只是如此看。又更做甚麼。所以只見不長進。正緣看那物事沒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已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

開著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著。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

問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公而以人體之。故曰仁。竊謂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到處。公所以能仁。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若曰已私。既盡。只就人身上看。便是仁。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體。貞者事之幹之類。非體認之體也。曰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有此仁。蓋

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閒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如無此形質。則生意都不湊泊他。所謂體者。便作體認之體。亦不妨體認者。是將此身去裏面體察。如中庸體羣臣之體也。

仁之名不從公來。乃是從人來。故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

公而以人體之爲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怒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怒與愛。

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何以別。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己爲恕。恕是從己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

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楊諸人。便不能。便可移易。昔有言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已之謂恕。蓋恕是推已。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

問謝顯道初見明道。自負該博。史書盡卷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言。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曰。卽此是惻隱之心。夫爲

師問所折難。而愧形於顏色。與惻隱之心。似不相屬。明道乃云爾者。何也。曰。此問却要商量。且何不曰羞惡之心。而謂之惻隱之心。諸公試各以己意言之。黎季成對曰。此恐是識痛癢底道理。先生未以爲然。次日復以此請問。先生曰。只是謝顯道聞明道之言。動一動。爲他聞言而動。便是好處。却不可言學者必欲其動。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不是四件物。合下都有。偏言則一事。總言則包四者。觸其一。則心皆隨之。言惻隱之心。則羞惡辭遜是

非在其中矣。

趙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爲體。事以仁爲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致道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說。曰。幹事猶言爲事之幹。體物猶言爲物之體。共父問下文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須得仁。

以爲骨子。

問敦篤虛靜者仁之本。曰敦篤虛靜是爲仁之本。以上

語類四

十九條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

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

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而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與。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

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

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汎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

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

記其語作仁說。

仁說

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

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

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

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

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

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

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

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

義禮智亦性之

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

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

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

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

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

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某之說

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

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

細觀來論。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

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

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况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

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

答張欽夫

論仁
說

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豪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爲說。要之大本旣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

覺此理

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

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

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

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
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今
伯逢必欲以覺爲仁。尊兄旣非之矣。至於論知覺
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某之所敢知也。至
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
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旣未嘗識
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
所以立意愈高。爲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
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卽我之用。殆亦其傳

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

答張欽夫論仁說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

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適墮真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

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爲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爲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別。故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

答張

敬夫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

區區所以妄爲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
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爲近日學者。厭煩就簡。
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爲
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
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
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
行之。則又安有此弊。答張敬夫
已私旣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愛之
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

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強爲之也。此數句。亦未安。蓋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夫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脈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脈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無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用無不周者。

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間。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

答張欽夫

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

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爲心耶。答張欽夫

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

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答呂伯恭

某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

此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

無閒斷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

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豪釐有辨之際。却不破。

碎。答何叔京

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

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隱則偏矣。觀謝子爲程子所難直得面赤汗下是乃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

答何叔京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蓋以知覺言仁。只說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却說得仁之用。

平正周徧也。

答何叔京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

功親切之效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

答何叔京

所諭惻隱似非出於覺者。此語甚佳。但所謂覺之一字。未必不佳者。鄙意亦非以覺爲不佳。但謂工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爲仁之意。此則未

穩當耳。

答游誠之

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倫言。專言之別。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爲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

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
惟穀種一條。最爲親切。而非以公便爲仁者。亦甚
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
爲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呂答

子約

仁字固不可專以發用言。然却須識得此是箇能發
用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無義理。訓釋不得矣。
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
本體。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別做

一物也。

答呂子約

仁之爲義須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說得無不

通貫底道理。如其不然。卽是所謂籠侗真如。顛預

佛性而仁之一字。遂無下落矣。

答呂子約

所疑荷批誨。今皆已釋然。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

爲仁則不可。知覺却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

等。殊與差等。品節之。却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却屬

義。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

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別。不然混雜爲一。孰

爲仁孰爲義孰爲智。曰：仁字之說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近年學者專說仁字。而於三者不復致思。所以含糊溟滓。動以仁包四者爲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答石子重

切脈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脈觀雞之際。便有許多曲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惟仁不可見。而脈

之浮沈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
意此語。但因切脈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雛而
見生意之呈露。故卽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
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爾。答林
擇之

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

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

答王
子合

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卽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
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
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

無分曉處。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卽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見無交涉矣。

答周舜弼

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爲聖人所以開示爲仁之方。使人自得者。某猶竊有疑焉。而前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樸。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爲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

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

答吳晦叔

自性言之。仁字亦未流出。但是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其實與誠字所指不同。須更辨得分明。始得。

答鄭

子
上

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李公前所問。蓋以仁字純就生人之類而言。某謂人字不當如此說。而李公以爲先生說緊要在人字上。今承批教。復未之然。某請畢愚見而折衷焉。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

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
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
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
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閒斷。則天地生物
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
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
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
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
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

或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
否。曰。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
而不仁矣。答陳安卿

問呂氏孟子惻隱說云。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
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
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
亦只是以同一理言之。否。曰。非但同理。亦同氣也。

答陳安卿

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己復禮。

不容一豪之私。豈非公平。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
不愛。豈非仁乎。以此推之。意亦可見。答楊仲思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云云。綱謂偏言一事。仁之

用也。專言四者。仁之體也。仁之用。莫若愛。仁之體。則愛有所不能盡。必包四者論之。而後仁之體可見。曰。仁之一事。乃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也。答鄧衛老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

試以此意思之。

答曾
擇之

所謂心無私欲。卽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只是改他不得。仁智樂壽。亦是工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

答林
德久

問觀孔子言仁。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之機。殆若發露而無餘蘊。至孟子論仁。雖嘗指人心而言。然其意使人自惻隱之心推之。要其旨歸。多

主於愛之一辭。雖所以指示於人者。豈不精切而確實。然不似聖人之言仁。廣大渾全。而使人自得於精思力行之餘也。意者孟子適當夫好戰嗜殺人之時。爲救焚拯溺之計。不可不自夫受病之所而藥之與。曰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然卽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

之周徧。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答歐陽希遜

遺書論孝弟爲仁之本。及仁性也。孝弟用也。處。及博愛之謂仁。又答心如穀種之說。但看此三段。更以前聖賢之言參之。則自見無所疑。惻隱不能貫三者。向見何兄亦深以爲疑。竟不能決。此不難曉。更熟看孟子不忍人之心一章。及外書中明道說謝

子玩物喪志之說則亦自分明矣。

答或人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爲性情之主卽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冲融涵育溫粹渾厚當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已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癢而爲忍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懇惻藹然萬物

之春意常存。徹表徹裏。徹巨徹細。徹終徹始。渾是
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
於一元之氣。流行無閒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
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
頃刻稍有閒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息。理
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絕愛處。烏得渾全。是仁如人
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
脈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
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復不見。

御

其違焉。竊意三月之內。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
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曰。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
又不免於有違耳。答陳安卿。以上
丈集三十二條

夫道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息不到無一息不貫

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

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弱之微諸事照管不到一

頃刻稍有間斷則此意便私私之行而生道息理

不通便是病病絕愛處為病渾全是仁如人

又不受於首數耳又集三十一新入繞一指

凡之發與身感而中本自中必又不可斷也

其發與身感而中本自中必又不可斷也

淵鑒齋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八

性理七

仁義 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信

趙致道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自詳細驗之。以下論仁義

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義之嚴肅。卽是仁底收斂。

以仁屬陽。以義屬陰。仁主發動而言。義主收斂而言。若揚子云。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物事不可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

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

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周子曰愛

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耻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

義如利刀相似。都割斷了許多牽絆。

義字如一橫劍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此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

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

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

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只這刀便是義。

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死。語默動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所以四端只舉仁義言。亦如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陰陽柔剛仁義。看來當日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

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

陳仲蔚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滙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

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

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閒放出來。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以上

語類十
五條

某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閒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豪釐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

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已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

答江元適

問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事兄爲義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卽所謂專言之

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卽所謂偏言之者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曰此說是。

答吳伯豐

知仁爲愛之理。則當知義爲宜之理矣。蓋二者皆爲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者理之宜。則以義爲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內義外之失乎。

答姜叔權

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

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萬事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答李

元翰

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分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義主敬。或主於事之宜也。曰以宜為主。敬在

其中。

答林德久。以上文集五條。以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

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爲柔。以義爲剛。非也。却是以仁爲剛。義爲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柔。

以下論仁
義禮智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

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終始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

續處

味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爲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

者性情也。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

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閒。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

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隱。尾是羞

惡辭遜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蓋惻
隱是箇頭子。羞惡辭遜是非。便從這裏發來。

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

斂底意思。

以上語類
十一條

孝述見先生答黃寺丞健順仁義禮智之問。云有分
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者。已隨
愚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者求之。竊意仁義禮
智。若以用言。則有有爲者。有無爲者。故仁禮爲健。
義智爲順。若論其所以爲。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

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曰。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爲四。合則爲二耳。然如所說。又自是一意。卽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

答李孝述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

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蠶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

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閒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

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旣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

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

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旣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

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閒。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答陳器之

問乾之四德。以貞配冬。無可疑。人之四德。以智配冬。猶未瑩。豈以一歲之功。萬物之成。畢見於此。如智之明辨者乎。曰。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而無運用。冬之象也。答廖子晦。以上文集三條。以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

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

以下論仁義禮智信

問向蒙戒諭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

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

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

看日用之閒。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偽不得。試看天下。豈有假做得仁。假做得義。假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而非僞也。以上語類三條

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冲漠無朕一段。可見矣。

答林德久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

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

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而爲四德之

地。衆善之主也。

五聲五色五味五臭五藏五蟲。其分放此。

蓋天人一物。

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閒隔。若不見得。則雖生

於天地閒。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

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

身。比前數段。尤爲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答袁

機仲

程珙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

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擗節底道理。智。則

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

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

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

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
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珙又請
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
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
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
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
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
玉山講義。○以
上文集三條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

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爲非誠也。

以下論誠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如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峰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道字又較疎。

先生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

先生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誠只是一箇實敬。只是一箇畏。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或問專一可以至誠敬否。曰。誠與敬不同。誠是實理。是人前背後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到十分。便是誠。若只做得兩三分。說道今且謾恁地做。恁地

也得。不恁地也得。便是不誠敬。是戒謹恐懼意。

伊川言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某看忠有些子是誠之用。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十分真實恁地。便是誠。若有八九分恁地。有一分不恁地。便是夾雜些虛僞在內。便是不誠。忠便是盡心。盡心亦是恁地。便有些子是誠之用。

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誠是實理自然如此。此處却不曾帶那動。只恁地平放在這裏。忠却是處事待物見得。却是向外說來。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所謂修辭立其誠也。曰。近之。答程允夫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曰。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真實無妄之名。意思不同。誠而後能敬者。意誠而後心正也。敬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而能常若有畏。則當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此程子之意也。問者略見此意。而不能達之於

言。答者却答不著。答胡季隨

問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曰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呂氏此說。卽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者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卽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

答或人

問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是聖人之

誠不欺。是學者之誠。如何。曰。程子此段。似是名理之言。不爲人之等差而發也。

答程允夫○以上文集四條

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

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

以下論忠信

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爲。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己之謂信。意正謂此。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信。又見得忠如此。

忠信只是一事。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己爲忠。見於物爲信。做一事說也得。做兩事說也得。

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母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中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

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

或問學者盡已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已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

文振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忠信只是一理。

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文振說。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發已自盡。便是盡已。循物無違。譬如香爐。只喚做香爐。桌只喚做桌。便著實。不背了。若以香爐爲桌。桌爲香爐。便是背了他。便是不著實。

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前又說

道忠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別。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指事上說。如今人要做一件事。是忠。做出在外。是信。如今人問火之性是如何。向他說熱。便是忠。火性是熱。便是信心。之所發既實。則見於事上。皆是實。若中心不實。則見於事上。便不實。所謂不誠無物。若心不實。發出來。更有甚麼物事。

問發已自盡爲忠。何以不言反已。曰。若言反已。是全不見用處。如何接得下句來。推發此心。更無餘蘊。便是忠處。信自在其中。如今俗語云。逢人只說三

分話。只此便是不忠。循體事物而無所乖違。是之謂信。後來伊川往往見此說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分明。

問明道伊川以忠信爲表裏內外。何也。曰。盡已之謂忠。見於事而爲信。將彼已看亦得。發於我而自盡者。忠也。他人見得便是信。問莫只是一事否。曰。只是一箇道理。問有說信字又不說忠字。如何。曰。便兼表裏而言。問有說忠字而不說信字。如何。曰。信非忠不能。忠則必信矣。又曰。且如這事。自家見得。

十分。只向人說三分。不說那七分。便是不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有人問今日在甚處來。便合向他說在大中寺來。故程先生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

問盡物之謂信。盡物只是循物無違意否。曰是。

以上語類

十二條

問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從言之異耳。友恭竊謂忠信一理。而於己言忠。於物言信者。盡己則主心而言。物則主理而言。故盡己之心爲忠。循物之理爲

信雖內外之不同。要之皆誠於我耳。曰。心理不可。以彼已分。以理爲事可也。循物無違。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此物之實而無所違。則是所。謂信耳。答潘恭叔

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之推已而言。正指盡心之義。答呂子約。以上文集二條

程子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便是實理流行。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守約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一箇忠恕。豈有二分。聖人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又曰。盡已。不是說盡吾身之實理。自盡便是實理。此處切恐有脫誤。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不實。如欲爲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三分未盡。固是不實。雖有九分孝。只略略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以下

論忠恕

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豪自欺處。恕是

稱物平施處。

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見周禮疏。

問如心爲恕。曰。如此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

劉問忠恕。曰。忠卽是實理。忠則一理。恕則萬殊。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爲牛。馬得之而爲馬。草木得之而爲草木。

以上語
類七條

張無垢云。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己也。知己之難克。然後知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愚謂恕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蓋嘗言之。然其爲說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爲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

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爲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并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爲不忠不恕。孰大於是。張無垢中庸解辨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

也。答潘子善

問程子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

在已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曰。聖人處已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

答嚴

時亨

恕說亦佳。但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已自便之心為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爲姑息苟且之場矣。

答黃商伯

問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乎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廓然大通。然體用一源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看忠恕二字。自見相爲用處。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曰此說甚善。答呂子約。以上文集五條。

問仁敬。曰上蔡以來以敬爲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實敬不須言仁敬。則仁在其中矣。以下論恭敬。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

事而言則敬爲切。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以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

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

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

貌曰恭。手容恭。敬是主

事而言。

執事敬。事思敬。

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

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

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

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

思。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

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

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

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以上語

類五條

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表裏之言。以此意解語孟之言。似不契。莫是有輕重否。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答連嵩卿

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

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

數之末耳。

答呂伯恭

問某承先生誨。以持敬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卽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

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答朱飛卿。以
上文集三條。